

01失根的蘭花(節錄)

陳之藩

顧先生一家約我去費城郊區一個小的大學裡看花。汽車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，到了校園，校園美得像首詩，也像幅畫。依山起伏，古樹成蔭，綠藤爬滿了一幢一幢的小樓，綠草爬滿了一片一片的坡地，除了鳥語，沒有聲音。像一個夢，一個安靜的夢。

花圃有兩片，一片是白色的牡丹，一片是白色的雪球；在如海的樹叢裡，還有閃爍著如星光的丁香，這些花全是從中國來的吧！

由於這些花，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園裡的花花朵朵，與這些簡直沒有兩樣，然而，我怎樣也不能把童年時的情感再回憶起來。不知為什麼，我總覺得這些花不該出現在這裡。它們的背景應該是來今雨軒，應該是諧趣園，應該是宮殿階臺，或亭閣柵欄。因為背景變了，花的顏色也褪了，人的感情也落了。淚，不知為什麼流下來。

十幾歲，就在外面飄流，淚從來也未這樣不知不覺的流過。在異鄉見過與家鄉完全相異的事物，也見過完全相同的事物，同也好，不同也好，我從未因異鄉事物而想到過家。到渭水濱，那水，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，我只感到新奇，並不感覺陌生；到咸陽城，那城，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，我只感覺它古老，並不感覺傷感。我曾在秦嶺中揀過與香山上同樣紅的楓葉；我也曾在蜀中看到與太廟中同樣老的古松，我並未因而想起過家，雖然那些時候，我窮苦的像個乞丐，但胸中卻總是有嚼菜根用以自勵的精神，我曾驕傲的說過自己：「我，到處可以為家。」

然而，自至美國，情感突然變了。在夜裡的夢中，常常是家裡的小屋在風雨中坍塌了，或是母親的頭髮一根一根的白了。在白天的生活中，常常是不愛看與故鄉不同的東西，而又不敢看與故鄉相同的東西。我這時才恍然悟到，我所謂的到處可以為家，是因為蠶未離開那片桑葉，等到離開國土一步，即到處均不可以為家了。

美國有本很著名的小說，裡面穿插著一個中國人，這個中國人是生在美國的，然而長大之後，他卻留著辮子，說不通的英語，其實他英語說得非常好。有一次，一不小心，將英文很流利的說出來，美國人自然因此知道他是生在美國的，問他，為什麼偏要裝成中國人呢？

他說：「我曾經剪過辮子，穿起西裝，說著流利的英語，然而，我依然不能與你們混合，你們拿另一種眼光看我，我感覺苦痛……」

花搬到美國來，我們看著不順眼；人搬到美國來，也是同樣不安心。這時候才憶起，家鄉土地之芬芳，與故土花草的豔麗。我曾記得，八歲時肩起小鐮刀跟著叔父下地去割金黃的麥穗。而今這童年的彩色版畫，成了我一生中不朽的繪圖。

02 含笑(節錄)

簡媜

含笑，要離了枝頭才願意香。

在街頭兜售香花的婦人，竹籃子的芋葉上，大多擺的是玉蘭，每回路過，總不禁湊眼一望，希望看到含笑，當然失望。也因此，對於含笑竟起了一點點追尋的熱情，恍如隔世的那種。

我記得江邊老婆的茅屋旁，有一棵含笑的。

那時，我還在唸小學，因為家裏窮，所以中午不在學校吃營養午餐，大老遠地走回家吃中飯。蕭阿霞、林阿愛她們是一路的，我們總在武淵橋上說再見，約好了吃飽飯還要到橋上等，再一起去學校。我告訴她們，抄田埂跑回家，嘴裏興奮地哼歌，我一個人奔跑在田野間，日頭很大，卻一點也不覺得熱。我只想一回家就扒飯，再跟阿嬤討五毛錢買冰棒吃，快點跟她們會合，然後呢？

上一回我們去人家的菜園偷摘青刺瓜，林阿愛用日曆紙包著鹽巴來，我們坐在河邊吃刺瓜沾鹽巴，刺瓜的青皮都被河水收去了，幫我們滅跡。天與人一起作賊。

這一回呢？蕭阿霞說：「我們去摘含笑！」

那是我第一次到江邊老婆那裏去。

竹篁很密，葉尖散出幽幽的氣息。午後的微風與竹幹錯肩，竹腰便咿呀--地抱怨。獨含獨院，茅草屋土石牆壁，靜悄悄地，土石之縫長著野蕨，綠汪汪地一蔥幹，更靜。生命與青春都漸漸被篩掉的那種幽怨，我有一點感到涼怕，卻說不出怕什麼，日頭白花花地咧。

「噓，莫講話--」蕭阿霞指指屋內，啞著聲音說：「在破病哩--」

我看了窗櫺一眼，牆壁的香插裏正燃著一炷香，煙絲絲地化去。我覺得奇怪，家裏都是早晨六點、晚上七點才燒香拜神明的，中午都是不燒香的。門口的兩扇小門栓著，屋內暗暗地。

「會死……嗎？」我的眼睛一直盯著那炷香。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含笑在哪裏？」林阿愛問。

「在竹圍邊，看到沒有？在那裏。」

走近一點，好濃烈的含笑香，日頭下蒸蒸地舒展香息，花叢下白花花的落瓣。象牙白、乳黃、紅紫、褐黑，這是含笑由生而謝的四個階段色澤，土地上全都有了。

滿叢的含苞，我們樂得兩手並摘。林阿愛掏出她阿爸的大手帕鋪在地上，堆得像小山；蕭阿霞將她的帽子反過來，繫帶掛在手上，真像提著一隻花籃；我什麼都沒帶，只忙著把花往裙袋裏裝，裝得鼓鼓地還不夠，怕輸給她們。

03 荷塘夕照

方瑜

看荷花，宜晨、宜夜。朝暉月色映照下，玉立婷婷，青蓋田田，倍添麗色。不過，黃昏夕陽中，卻也別有風情。

近來，炎天溽暑，始終徘徊不去。很想念那片「清風徐來，綠雲自動」的荷池。趁著晚晴時分，全家到了植物園。一路上盡念著姜白石的句子「古城野水，喬木參天」、「水佩風裳無數」、「冷香飛上詩句」、「高柳垂蔭，老魚吹浪，留我花間住」，似乎涼意頓生，溽暑已消。

可是，真正面對滿塘翠葉紅花，卻很想嘆氣！首先，荷葉太擠，擠得每片葉子都不易伸展，很難有「田田」之感；其次，花不是已謝，就是未開，加以剛下過一場雨，一點荷香也聞不到，自悔尋芳到已遲，「冷香嫣然」祇有憑想像得之。再放眼一望，池塘中間居然一大塊空白，片葉俱無，真像人頭上患了癬癩之疾，成了不毛之地！據說是水污染的後遺症，真是大煞風景。看荷的心情，到此已索然無味，正預備敗興而返。--偏偏一歲半的小女兒面對平生初見的「奇景」，正感動得目眩神迷，不停的說「花花開啦！」「蜻蜓來啦！」兩條小腿，繞池急奔，興奮得恨不能縱浪池水中，伴花葉蜻蜓共舞！怕她跌倒，我們也祇有繞池一周。這才發覺到池邊樹下，遊人如織，觀賞荷塘夕照的人並不少！面向一池翠碧，有人靜坐，有人閒聊，有人讀書，有人漫步，俱都怡然自得。驟而方晴，夕陽燦燦如金，荷風陣陣，拂面生涼，老樹濃蔭，細草柔碧。再細看池中未開的花苞宛如木筆，亭亭擎立，嫣紅如染，荷葉上圓珠的皦，晶瑩如玉。此情此景，確也可樂。忽覺心中陰霾頓消，也想和著大女兒唱起歌來：「夕陽斜，晚風飄，大家齊唱採蓮謠……」。

原來喜來悲愁，全在一念之間。一年好景，一歲繁花，本無須遠求，祇要能以無沾不染之心，巨細靡遺的眼，真正去領略，就是福氣。

04山居隨想

原載民國81年10月10日《臺灣新生報》別刊

早些年我曾住在山裏。

清晨的時候，每愛沿著山徑散步。山，彷彿仍在半夢半醒之間，反倒是花草早已睜開了惺忪的眼眸，經過一夜的酣眠，在清涼的晨霧中醒來，花兒露出了美麗的笑靨，山坡上一片青碧，昭告了充滿希望的一天正要開始。一切是這般地怡悅心性，我的心中只有歡喜，沒有其他。

黃昏時，看天邊的夕陽揮落了無數的繽紛。山上的夕照絢爛，像焚燒的巨畫，讓人驚心。生命會不會也是這樣呢？所有嘔心瀝血的付出，最後也都給了流水，沒有人能真正帶走什麼。我開始渴望重拾單純的心靈，當追求的東西太多，便必須學會割捨，那不只是學習，更是智慧。

簡單也可以是一種堅持，摒棄了繁複和瑣碎，讓自己的心提升到無求的境界，至少，也要能做到凡事盡心，但不妄求。記得母親常愛說：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。」或許這句話也影響了我日後的人生態度吧。我但願能以簡單的

心來看待今生的所遇，因著單純，更具有包容力，只要肯於包容，多少紛爭也就消弭於無形了。

後來，我離開了山，仍時時要想起它，也常在空閒的時刻，不免要走向它，不分四季，不論晴陰，它恆立在那兒，像個巨人，把堅毅的自己給站成了最美的風景。

我依舊以簡單的心思來遊山玩水，來待人接物，也覺得這並沒有什麼不好。有一回，我在書上讀到史懷哲的話：「一株樹，雖然每年結的果實都相同，但，年年新生才真正使它活出樹的意義。」我以為，屬於我的日子儘管簡單也可以活得深刻。就讓自己也像一棵樹，和風雨抗爭，和蟲蟻對決，在艱苦的境遇裏，只要不放棄努力，年年它都會有青嫩的葉子抽長而出，有一天，它終將茁壯成為一棵有著濃密枝葉，能庇蔭他人的大樹。那麼，我們走在生命的旅程裏，偶爾遭逢的困頓和徬徨，總是無可避免的，然而，這種種的不如意，也正是回顧人生旅途時，內心繫念的所在哩。

05野草

夏衍

有這樣一個故事。

有人問：世界上什麼東西氣力最大？回答紛紜得很，有的說「象」，有的說「獅子」，有人開玩笑似的說：是「金剛」。金剛有多少氣力，當然大家全不知道。

結果，這一切答案完全不對，世界上氣力最大的，是植物的種子。一粒種子所可以顯現出來的力，簡直是超越一切的。

這兒又是一個故事。

人的頭蓋骨結合得非常致密，堅固，生物學家和解剖學家用盡了一切的方法，要把它完整地分開來，都沒有成功。後來忽然有人發明了一個方法，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種子放在要剖析的頭蓋骨裡，給與溫度和濕度，使種子發芽。一發芽，這些種子便以可怕的力量，將一切機械力所不能分開的骨骼，完整地分開了。植物種子力量之大如此。

這也許特殊了點，常人不容易理解。那麼，你見過被壓在瓦礫和石塊下面的一棵小草的生長嗎？它為著嚮往陽

光，為著達成它的生之意志，不管上面的石塊如何重，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，它總要曲曲折折地，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。它的根往土裡鑽，它的芽往地面挺，這是一種不可抗的力，阻止它的石塊結果也被它掀翻。一粒種子力量之大如此。

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，但是它的力量之大，的確世界無比。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。只要有生命存在，這種力就要顯現，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它，因為這是一種「長期抗戰」的力，有彈性，能屈能伸的力，有韌性，不達目的不止的力。

如果不落在肥土中而落在瓦礫中，有生命力的種子絕不會悲觀，嘆氣，它相信有了阻力才有磨煉。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著鬥志而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，也只有這種草，才可以傲然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著的盆花嗤笑。

06 沉思和微笑

宋晶宜

拿一面鏡子照照自己，便不難發現人在沈思和微笑時最美。

我們餓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困了就睡，這一切動作都是為了完成固定的目的而做，並沒有太多意義。

但是，當一個人支頤思念某人、思慮某事時，請不要打擾他，因為那一刻，他正為某人或某事而充實地活著。

沈思可以使人美化，例如一位癮君子為滿足菸癮而吸菸，和一位作家為尋找靈感而吸菸，兩者比較起來的話，後者的菸圈可能較美好。

我欽佩海倫凱勒，並不因為她在黑暗中的深刻體驗。她曾寫過一段話：「我曾與目光炯炯有神的人同行，但是他對海天、市街、書籍，似乎毫無所見。因此我覺得，與其是個能見而不能思考的人，倒不如只用心智在黑夜中摸索前進的人。世上唯一的黑暗，乃是無知和無覺。」

世上很少人不會沈思，只是常常不願去沈思而已。

有人說，照相的時候嘴巴發出「衣」或「西」的聲音，便像在笑。如果你照著做了，的確，嘴巴是咧著的，牙齒也露

了出來，但那並不很像「笑」。

如果你想著一則笑話，想到一個滑稽明星，想起一段趣事，你的心先笑，然後嘴巴跟著咧開，牙齒也露了出來，但那並不很像「笑」。

如果你想著一則笑話，想到一個滑稽明星，想起一段趣事，你的心先笑，然後嘴巴跟著咧開，牙齒也露出，鏡頭攝下來，那會是一張笑得很好的照片。

當你獨處時，多多沈思；當與人共處時，多多微笑。那麼，不要在乎自己的五官長得如何，你是很可愛的。

07 蒲公英頌

殷穎

蒲公英是最普通的植物，像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從來不被重視，永遠沒有機會栽在盆中，或種植在花園裡；它們與野草一同生長，卻具有十分頑強的生命力。我眼見它們頭一天被割草機刈倒，但第二天早晨，便能迎著晨曦再吐出燦然的黃花，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。

蒲公英的花很平實，在大鋸齒型的葉子上，開出造型最簡單的黃花。蒲公英的黃，不似玫瑰那麼嬌柔，禁不起一場春雨，就會褪了色；它從開到謝，都堅持那種黃的本色，一種固執的元黃。特別是當它一大塊一大塊佔領早春的草色時，那片天地的玄黃，使你不能不從心底升起由衷的讚美。

許多花卉適於獨賞，如蘭花，因為每一株都有它的特色。一盆名貴的蘭花價值連城，一葉一瓣都需要耐心細賞。也有的花卉適於羣觀，如鬱金香，看起來一大片紅一大片黃才過癮，獨賞反不足觀。蒲公英則兩者兼備。每一株蒲公英都有它獨立的品格，造型質樸卻非常耐看；一種單純自然的美，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姿態，並不輸任何國色天香，泰然地生存於天地之間。它不怕摧折，不畏橫逆，如不死的老兵，具有不懈的戰鬥力。它不需要灌溉，也不用特別照顧；它生長不揀地方，窮鄉僻壤，天涯海角，陋巷敗籬，都能怡然自得，恬然自適地展開它的笑靨。它沒有濃郁的芬芳，卻散發出微微的草香，味淡而永。蒲公英更適於羣體觀賞，在早春三月，它首先將一大片金黃毫不吝

惜地擲給你，成為新春開卷的第一筆顏色。

蒲公英的醇樸真摯，不做作，不矯飾，它的知足常樂、隨遇而安的個性，都充分表現了大自然的美德。它的蓬勃的生機，永不妥協、永不認輸的堅強意志，以及所表現處變不驚、莊敬自強的定力，尤其難能可貴。

08那樹

王鼎鈞

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。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，它就立在那裏；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，它就立在那裏；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，它就立在那裏。

那樹有一點佝僂，露出老態，但是堅固穩定，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繁密。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，有一年，颱風連吹兩天兩夜，附近的樹全被吹斷，房屋也倒塌了不少，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，而且據說，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。這真令人難以置信，可是，據說，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，陸上颱風緊急警報聲中，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裏插一柱香呢。

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，霉黑潮濕的皮層上，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，像生鐵鑄就的模樣。幾丈以外的泥土下，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。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，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，吸一口濃蔭，仰臉看千掌千指托住陽光，看指縫間漏下來的碎汞。有時候，的確，連樹葉也完全靜止。

於是鳥來了，鳥叫的時候，幾丈外幼稚園裏的孩子也在唱歌。

於是情侶止步，夜晚，樹下有更黑的黑暗，於是那樹，那沉默的樹，暗中伸展它的根，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，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。

但是，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，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，柏油一里一里鋪過來，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，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。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，被連根拔起。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，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，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，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，綠得很深沉。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。入夜，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，跌進樹葉裏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，洩漏了秘密，很濕、也很詩。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裏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，任他依然綠著。

計程車像饑蝗擁來。「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？」一個司機喃喃。「而且是這麼老這麼大的樹。」乘客也喃喃。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裏，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裏，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。公共汽車站搬了，搬進候車亭。水菓攤搬了，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。幼稚園也要搬，看何處能屬於孩子。只有那樹屹立不動，連一片葉也不落下。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，綠得很問題。

09 欖仁樹 杜虹

使君子科的欖仁樹，是季節落葉性喬木，枝條層層橫生呈水平形狀；葉片倒卵形，叢生於枝端，基部較狹窄，葉面寬闊，洋溢著濃郁的熱帶氣氛；花朵細小，黃綠色；果實扁橢圓形，二側有脊呈骨狀突起，樣子很像橄欖的種子，

欖仁樹的名字便是由此而來。它的果實果皮堅硬富含纖維，這樣的構造使種子得以藉海潮漂流傳播。

對於時序的轉換，欖仁樹有著敏銳的感受力。它的葉片總在秋涼時逐漸轉紅，然後隨風飄落；整個冬季，它以枯禿的姿容，寂靜等待再一次全新；當時令透露出春的訊息，欖仁樹的新芽便競賽似地在禿枝上吐展，初生的光彩散放著盎然的生趣，滿樹光鮮；而新葉尚未完全開發，已經看見花朵綻放；夏天，則是綠葉繁茂和結果的季節。欖仁的葉片，就這麼隨著季節遞嬗，無始無終地飄落與重生……。

而這般隨季節改變外貌，當然是為了更適合於大自然中生存——脫盡全身的葉片，可以減低水分的蒸發散量，安度生活環境裡秋冬乾旱的季候；新葉則可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。

欖仁樹原產地在熱帶海岸，因為樹形美麗且具四季落葉的特性而被廣植於各處。在台灣，恒春半島墾丁至鵝鑾鼻之間的熱帶海岸林是它的家鄉。每年秋冬時節，這個地區總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欖仁樹紛紛變色，為節氣添加幾分情致。

居住在墾丁，每天上下班都會走過幾棵欖仁樹。許多時候，我都忍不住在樹下逗留，尤其是新葉在落山風中萌發的時刻，那滿樹雀躍的生意，便彷彿在演奏春之歌。許多朋友都愛欖仁樹秋天的風情，是的，秋天的欖仁樹紅葉

頗美，但我始終更愛看儲蓄著生命的芽苞，在強風中無畏地開展，一天比一天更綠、更茁壯。

也喜歡在秋天的夜晚走過欖仁樹下，欖仁樹的果實會在晚風中散發如使君子花一般的香味 | 我第一次在秋風中聞見這果香時，以為是花香，經一番找尋，才知道那原來是成熟的欖仁果發出的香味！

你留意過欖仁樹的四季變化嗎？在一種熱帶樹種身上，也能讀出四季。

10船 亮軒

依稀記得有人說過，人類最早都是住在水邊的，那麼，喜歡船，大概也是遠古相傳的根性之一了。

船越小越迷人。記得最清楚的船，竟是遙遠的童年中的一葉扁舟。多半的時間，都泊在門前的一顆柳蔭下，那條小河，不知道是哪一條河支流的支流的支流，寬僅丈餘。河的對岸是不見邊際的水田。河水太靜了，浮萍生得一層又一層，用柳條子都撥不開來，跨下三兩級青石板砌成的渡頭，就可以邁上這一條擺在凝碧中的小舟。夏天，太陽再大，也曬不到它，只餘得金光點點。船拴在樹幹上，划出去的本領當時却沒有，只能抓牢一把垂柳，輕輕的來回盪幾盪，看那些挨著船緣的萍草，散了又聚，聚了又散。有時什麼也不做，悄悄的躺在船裏，聆聽隱身在柳枝裏的蟬鳴，結果就那麼沉沉的睡著了。

在小船上很容易睡著，即便是這麼一道極小的支流，也接連著大海潮汐的脈搏，總有點輕微的起伏，彷彿母親的胸脯。

小河很曲折，通到什麼地方，從來沒有乘這條小船出去過，不得而知。每次看到別人興高采烈的划著槳搖出去，周折迴轉中漸漸的小了，笑聲也漸漸的遠了，總禁不住對連接著小河的遙遠世界充滿嚮往之情。

差不多的小船，曾經跟隨在長輩身邊坐過，好像很窄，窄得兩隻手可以分別搭在船緣兩側。船身雖小，喫水却很深，趴在船邊，鼻尖幾乎都可以觸到水面。船上有槳，也有竹篙，因為河道在水田間轉折，所以用篙撐一撐田壟也就行了，用槳的機會很少，水真是清得可以，船首掠過，經常驚動了原來潛藏在岸邊水草叢裏的游魚，大大小小黑灰色偶爾閃動著鱗光的影子，箭一般的四下裏迸射開去。一個孩子就可以那麼一直趴在船頭，看水草依依的舒緩著手臂衣帶，看游魚你爭我奪，一直趴到自己的口水都滴到河裏。

兩岸的稻田別有景致，因為河道低，田坪高，於是重重青碧碧的禾苗便直接以青空白雲為襯底了，說也奇怪，就是那麼一程又一程的碧綠，怎麼也看不膩。偶爾有一兩隻白鷺滑翔而降，怎麼停下却看不到了。若是到了快收成的時候，燕子特別多，燕子能飛又能叫，也許是因為在空中的關係，叫聲聽起來非常遙遠，一層一層浪濤般的傳入耳鼓，那一片天空，全都是屬於燕子的。

11巨大的木耳

劉克襄

在釣魚池遇見一對小彎嘴，站在芒草稈上，冒著雨不停地叫著。然後，飛向巷口人家後院，似乎被大陸畫眉的聲音所吸引而去。以前那兒並未有大陸畫眉的叫聲。自去年入秋以來，記錄的小彎嘴都是三隻或四隻，這樣一對的出現頗耐人尋味。

黑枕藍鶺鴒家族和綠繡眼、極北柳鶯組成覓食團體在林冠上層活動，移動區域極快。黑枕藍鶺鴒常是帶頭者。赤腹松鼠也冒雨在樹幹間活動，以前較少記錄牠在雨中活動過。

小坡池的水量大概有前些時枯水期的兩倍了。野薑花邊的巴拉草和東香蒲一半以上都被淹沒在池水裡。現在池邊已無法穿越，繞池進行觀察了。水位一滿，小白鷺阿英也甚少在枯枝上駐足，常不見蹤影。好不容易見著了，牠卻向萬芳社區飛離。以前從未有如此動作，無論如何，繁殖期前應該不會離去的。

連綿的雨水使林子下的落葉表土層，踩起來相當鬆軟而舒服。沿著林子四處尋找腐木、埋木以及枯枝、枯幹，看看那兒是否還有新的菌菇。一個林子若沒有許多腐木以及菌菇，這個林子是多麼可悲啊！那代表著林子一定被開發了，或才廢棄不久，嗅得出人的味道很重。菌菇種類愈多，表示林子已經演化了好一陣，有著一定的林氣了；那兒也是少有人味的。

竹雞在東坡庭園邊的林子大叫，這次次生林並未有回應聲。很顯然，竹雞們的棲息領域大概很寬廣，而且天天不斷地移動，很難斷定位置。

把三天前摘採的馬勃帶回摘採的垃圾堆。帶回家時，我曾切開成三塊檢視身分。後來將三塊湊合，並未特別用什麼黏住，只是澆了一些水。三天後，這顆馬勃不但沒枯死，而且已重新癒合。

在垃圾堆附近再檢視一陣，結果發現了群生的木耳有兩片竟長達十五公分左右，差不多我的手掌大。取出菌類圖鑑比對時，才發現這已是木耳最大的直徑了。再檢視厚度達半公分，一點也不輸人工繁殖的木耳。看來這兒的腐植土十分肥沃，當然雨水更為重要。現在似乎是木耳繁殖最多的季節，菜圃也有一堆群生的，相當壯觀。下回應該要採摘一些回去煮食了。木耳群生的地方也有一些蘑菇，可惜都已枯萎。此外，還有一朵氈毛小脆柄菇。原先群生於樹幹的那一群，在連綿的雨水中已枯掉。

12人格者

林清玄

一位從年輕時代就以幫人按摩維生的盲眼阿婆，一直住在小鎮的郊外，有一天她帶著積蓄到鎮裏找水電行的老闆。

「陳老闆，可不可以在我家前的路上裝幾盞路燈？」阿婆說。

水電行老闆感到非常吃驚，說：「阿婆，您的眼睛看不見，裝路燈要幹什麼？」

「從前，我住的地方偏僻，沒有人路過，所以不覺得有裝燈的必要，加上那時生活苦，也沒有多餘的錢裝燈。現在我存了一些錢，而且從那裏過的人愈來愈多，為了讓別人走路方便，請您來幫忙裝幾盞燈吧！」阿婆說。

陳老闆聽了很感動，只收工本費來為阿婆裝路燈。

盲眼阿婆要裝路燈的消息，第二天就傳遍了全鎮，所有的人都被阿婆的善心感動了，主動來參加裝燈行動，大家紛紛捐錢，熱烈的程度超過想像。因為每個人都在心裡想著：「盲眼人都想到要照亮別人，何況是我們這些好眼睛的人呢？」

結果，阿婆家外的路燈不但全裝起來了，馬路擴寬了，通往郊外的木板橋也改成水泥橋，連阿婆的木屋都被用磚頭水泥重砌，成為一個又美麗又堅固的房子。

盲眼阿婆作夢也沒有想到，只是因為小小的一念善心，竟使得整個小鎮都變得光明而美麗，並且燃燒了大家心裏的火種，在那裝燈鋪路的一段日子裏，鎮上的人活得充實而快樂，知道了佈施使一個人壯大而尊嚴，充滿人格的光輝。

後來，盲眼婆婆死了，但是在那小鎮上，每個人走過她家前的馬路，立即記起那小屋裏曾住過一位偉大的人，一代一代過去，家長總是以盲眼婆婆的愛心作為教育孩子的典範，使得那小鎮許多年後還是一個滿溢愛心的小鎮，少年孩子走過盲眼婆婆的路燈下，在深黑的夜裏，沒有不動容的。

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人的偉大與否，和職業、地位，乃至身體的殘缺都沒有必然關係，就在我們生活四周，有許多卑

微的小人物，他們也像路燈一樣放射光明，教育我們，使我們能坦然走向一個更高超志節的世界。

13 如果我有三天的光明

海倫凱勒

我經常想，一個人如果可以在他的生活中盲聾幾天的話，那應該會是一種恩賜。因為黑暗會令他更珍惜光明，寂靜會教他了解聲音的可貴。

我常測驗眼睛看得見事物的朋友，試探他們到底看見了什麼。有一位朋友剛從森林裡散步回來，我問她看見了什麼，「沒有什麼新奇的東西」這是她的回答。

這怎麼可能呢？我自問著。在森林散步了一個鐘頭，竟然沒有發現一件值得注意的東西。而失明的我僅憑觸覺就可以發現到幾百件有趣的東西，我可以感覺樹葉是精緻勻稱，我的手不自覺地撫摸光亮的白樺皮，或一株粗大松樹的外表。在春天我會滿懷希望的探觸樹枝，為了要尋覓新芽——它是樹木冬眠後自然甦醒的第一個預告！常常，我很幸運的將手輕放在小樹上，我會感到枝頭小鳥歌唱的快樂心情。

有時，我衷心渴望能看看這些東西。光憑觸覺我就能感到這麼多的快樂，那麼還會有更多的樂趣隱藏在盲人的黑暗裡。因此，我想如果上帝願意給我光明，哪怕只是短短的三天，我一定會盡力去看看那些我平日極想看的事物。

如果你知道你將失明，或許它不會與你所擬定的計劃相同；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你一旦真的遇上了這個厄運，你一定會運用你的眼睛去觀察。你所看見的一草一木，對你顯得是多麼親切；在你視野裡的景物，會叫你流連忘返。最後，你才能真正的去看東西，而一個美麗的新世界也隨即呈現在你眼前。

失明的我願給那些看得見的朋友一個啟示：善用你的眼睛，就如同你明天就要失明一樣，並且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其他感官上；聽聽音樂、小鳥的歌唱，及交響樂團的大演奏，彷彿明天的你就要成為聾子一樣；詳細的撫觸每一個物件，如同明天的你觸覺就要失靈一般；聞聞花兒的芳香，嚐嚐各色的滋味，就像你今後無法再聞再嚐一樣……充分運用你每一個感官，藉著天賦的感觸，去盡情享受你眼前世界的種種樂趣和美麗。

14七百元的力量

吳世廷

相信嗎？全世界每天有四萬名兒童死於大人創造出來的戰爭、飢餓、疾病，即每分鐘有二十八名小生命在世上消失。這些和我們有關嗎？這是最近南陽實業和台灣世界展望基金會在籌辦『世界兒童關懷月』公益活動時，所碰到一般民眾的最大心理障礙。

一個月七百元，在台北不過是一頓飯的錢，甚至還不夠，但在孟加拉一般人民月平均收入僅及新台幣三百三十三元，許多當地小孩一星期需工作七天以貼補家用，他們只有語言，沒有文字，因為食物比教科書更珍貴；飢餓和缺乏教育是動亂的來源。七百元可以給他們食物、飲水，乃至最重要的知識。有餘力思考，苦難才能終止，生命才開始有好的循環。七百元的力量驚人吧！

現在台灣國民所得已達一萬美元，已足以回饋國際社會，建立台灣人道關懷的世界觀。『花蓮慈濟功德會』證嚴法師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泰雷莎修女一樣，但憑『捨』的精神，『得』到世界各地源源不絕的捐款和尊敬。真是愈捨愈得。

記得三年前在東京一家小劇院看泰雷莎修女的紀錄片時，心中那種感動，至今仍覺溫熱。片中一位隨侍左右的修女描述泰雷莎修女在紐約街頭，用手撫慰一名流浪街頭又髒又臭的老婦的臉頰時，這名老婦人頓時淚流滿面，因為有十多年沒有人觸摸過她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她只像一件物品一樣，無聲無息地在角落活著。泰雷莎修女感慨地說最富強的國家，卻有最貧瘠的靈魂，同時也認為漠不關心是我們最大的敵人。

這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募款的紀錄片中，有位美國媽媽被問及為何要成為資助人時，她表示希望以後自己的孩子

看到衣衫襤褸的小孩時不會覺得好笑；看到別人受苦時不會認為事不關己。若我們不在乎他人的苦難，就不可能有在乎生命的下一代。濫殺動物、破壞生態、不尊重生命的悲劇也會一再重演。給下一代最好的教育，也許就是懂得關懷——沒有界限的大關懷。

15落花生的性格

梁容若

在許多果品裡，我最愛落花生。這並不僅僅因為它價錢賤、好吃，而實在因為落花生這種植物，有許多可貴的德性，可以讓我們深思，可以從它得到許多啟示。

落花生看起來很**軟弱**，矮矮地趴在地上，既不能當先迎接太陽，也不會在風裏雨裏表現英姿或者嬌態，毛茸茸的暗淡葉子，平凡粗俗的黃花，一點兒也不能動人。可是它的生命力很強，韌性很大，不怕冷也不怕熱。耐旱也耐澇，碰著冰雹，受害很輕。病蟲害更少，連土地的肥瘦也不選擇，總是一點兒一點兒地長，把它的種子散佈到全世界，海灘也有，山坡也有。這種偉大的適應力，是許多嬌嫩、高貴的植物趕不上的。

落花生偷偷地開花，暗地裡結果，每一顆長的果子並不多，可是每一顆果子都充分有發展為一棵新生命的可能。世界上有些充滿野心的植物，像柳樹的飛絮，榆樹的散錢，椿角、蓬子的隨風飄舞，像是一下子要把它的種子鋪滿

世界。其結果一百顆種子裡也不見得有一棵能成就長大。野心的大小跟成功常常成反比例。落花生安分守己，發展得很慢，腳步卻踏得最堅實，它很少碰到失敗。

許多植物憑藉風的力量或是動物的力量，來傳播種子，他們不能不長上美麗的顏色，芬芳的味道，輕浮的身體來誘惑對方，適應對方。落花生不想借助外力，它把果子深深地埋在土裏。表皮長成跟泥土一樣的顏色，一層又一層，外面沒有色，也沒有香，把濃厚的油澤包藏在最中心，頂謙虛，頂本分，像闇然自修的君子。

在蔓生植物裡，凌霄、藤蘿是美麗的，葡萄、西瓜是迷人的，菟絲、牽牛是潑辣的，可是比起落花生來，都像缺少了些甚麼。落花生在平凡裏有雄奇，在渺小裏有偉大。

16瑞穗的靜夜

李潼

那年，經過一場激烈的競爭，我們總算考上家鄉附近一所理想中的學校。少年單純，還不懂得掩飾喜悅，甚至連驕傲也壓不住。放榜之後，像一隻隻新添華美羽毛的小公雞，四處咯咯咯叫，四處去招搖。為了慶祝這場勝利，我們四個好友，結伴到瑞穗溫泉露營。

那天晚上，真不巧，山腰竟然下起大雨。

剛剛燃起的營火被打熄了，營地泥濘，連帳棚也滲水，只好草草收拾，退到松林深處的日式小旅館投宿。

情景是有點狼狽，但興致未減。洗過溫泉，換上乾爽衣服，我們依然說笑打鬧，在木板迴廊上追逐嬉戲，整座小木屋被我們踩得碰碰響。

不知何時，旅館的老闆出現在門口，制止我們再玩下去。他面容和善，但我們明白，他是當真的。大夥只好很不是滋味地噤聲躡足，各自回房。但是我沒走，獨自留在迴廊發呆，好讓老闆知道我不甘心！

松林裡的雨夜，格外沉靜，溫泉水煙貼伏著坡地，如湖波緩緩湧去，五里外的小鎮燈火，在松針稀疏處閃爍，我不曾見過這般靜美的景象，凝視中，彷彿信手掀開落地帷幕，原以為舞台上空無一物，誰知布景早已妥當，一時仍不相信，只有失措張望。我想離開，卻又被一些窸窣窸窣的一些聲音喚住。那些輕細的聲音來自松林的深處與近處，來自溫泉的水煙裡，來自懸空的地板下和垂掛雨珠的屋簷。於是，我坐下來，靜靜聽、靜靜看。

在這之前，我從來不知，我是可以不喧譁的，可以將耳目精敏到這個程度，讓心思澄明得像一面鏡子，清晰映照童年種種，並隱隱顯現未來的路。

我第一次覺到沉靜的美味，在這個身心不安的少年時代，此後，我時時品嚐，從中成全了許多事。

17 春天裡的春天 謝武彰

有人說，台灣四季如春。對於住在寒帶的人來說，當然是。我的韓國老朋友冬天到臺北來的時候，只穿一件襯衫就到處跑，還一直說天氣好暖和呀。那時候，大多數的臺北人都已經穿上夾克、毛衣了。

雖然，有人說台灣四季如春；但是，當寒流來了，大家還是會把厚夾克、圍巾、手套，全都穿戴在身上了。這時候，難免就會對「四季如春」這句話懷疑起來。所以，對住在台灣的人來說，四季如春中還是四季分明的。當冬天即將過去，大家就會懷著「春天還會遠嗎？」的想法，這樣的期待和希望，很像度過黎明前的黑暗。

所以，當大家熬過了冬天，春天來臨的時候當然是充滿欣喜的。春天一到，變化可大了。在不知不覺中、在一夜之間，暗暗、陰陰的樹葉間，長出了翠綠、鮮綠的新芽來了。路邊看來沒有一點生氣的杜鵑，開了紅的、白的花朵。只剩下枝桠的木棉樹，開出了又大又紅的花朵。空氣中瀰漫著草的味道、花的味道。即使住在都市裡，也是能感覺得出這些變化的，只要你用耳朵、鼻子、眼睛和皮膚，仔細感覺一下，就馬上知道——啊哈！春天來了。再把這種心情和感覺，誠實、樸素而仔細地寫下來，不就是一篇可讀的文章了嗎？

當然，你還可以擡頭看看遠方，山的臉色變得更「綠」了。你還可以擡頭看看天空，雲已經變白，而且一朵一朵的。天空好像為了要看得更寬、更遠，一直向後退，而變得更高、更藍了。

當然，那討人厭的冬雨，現在也已經變成受人歡迎的春雨了。也許是細如針、細如牛毛，也許是像豆子、像珍珠，也許是「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」(杜甫·詩)，也許是叮叮咚咚，也許是嘩啦嘩啦。春天的雨，就是這麼變化多端。小草樹葉更綠了，花朵更香、更美了，水田更飽滿了，溪流更活潑了，也都是由於春雨的緣故。

有人說台灣四季如春，熬過了冬天以後，我們就把這句話當真吧。那麼，台灣的春天就是春天中的春天了，雨就是春雨中的春雨了，樹木、草葉、花朵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了。照映著藍天、懷抱著白雲的水田，就更是可以播種和期待豐收了。

這一切，如果沒有幾場春雨來熱烈演出，春天一定又寂靜、又寂寞吧？

看，一陣叮叮咚咚春雨的音樂會以後，那細如針的春雨，又在天空中隨風飛舞，以飛快、我們看不懂的方法，把春天繡得像一幅圖畫，掛在大家的眼前了。

18看葡萄的心境 愛琳、詹姆絲

如果你走上簡化內心之途，那麼，想必你已把從前佔據過多時間的雜務，一一斷除，例如浪費時間看電視、電

影、錄影帶，在擁擠嘈雜的酒吧、餐廳消磨。

也許你已經發現，對於這樣的娛樂，你的心靈世界不僅無法滿足，而且還讓你心煩氣躁，甚至減弱你的能量。

然而話並不是說，這些娛樂難以去接受，或你必須完全把它們趕出生活。反而，如果你能深入思考，就能知道以前有哪些活動在浪費生命，而現在對你的平靜心靈，不再有任何助益。

另外，如果你再多想一想，多少能知道某些活動 | | | 通常不是很明顯 | | | 能夠撫慰靈魂。就像有一次，我清洗一串葡萄，準備當午餐。一顆顆鮮紅、飽滿的大葡萄，美極了，那種感覺如同我從未見過葡萄一樣。我把它們托在手上，左看右瞧，凝神欣賞它們的造形、光影，還有迷人的色彩。

我站立好一陣子，完全被美麗葡萄吸引。在這段期間，我感覺到心靈正不斷延伸，甚至我感受到葡萄的美味，而我甚至還沒吃哩！我確定，欣賞葡萄後，我強烈被吸引，深深體認它們真的可以供養我的身體，這種感覺，大大超過這幾年來我看電影的專注。

當然，對你來說，晚上去欣賞葡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活動。不過你還是能欣賞日出、日落、月亮的圓缺、凝視星辰，或只是待在家，和小孩一起塗鴉。

19梳不盡(節錄)

鍾怡雯

很多人以為照顧長髮費時費力，其實不然。越不在乎，它就長得越好。我沒有胡亂編派，讀過一篇叫〈種樹郭橐駝傳〉的古文嗎？為什麼郭橐駝能把樹種好？訣竅就在「順木之天」。別人種樹都愛護太甚，時時撫它搖它，雖曰愛之，其實害之。只有郭橐駝給足生長的基本條件，就放任它成長。樹反而繁茂壯碩，結實纍纍。養髮如養樹，真的要照顧，我寧願多吃一些何首烏，養於內勝過養於外。

中醫深信髮乃血之餘，又說腎之華在髮，只有血足腎固才會有美髮。何首烏一大包兩百元，功能養血烏髮。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當初命此藥名的人姓何，見這種植物入夜即葉合，認為是靈草，因此服食根莖，於是頭髮愈黑，而身輕體壯，於是名之為首烏。當然像我這樣喜歡追根究柢的人就會問，含羞草到了晚上也把葉子合起，他為什麼不吃含羞草？又怎麼知道要吃何首烏的根莖，而捨棄被視為有靈氣的葉片？

這些小疑問很快就被另外一個問題轉移了目標。那天我正埋首沈從文的《中國古代服飾研號究》，突然靈光一閃，奇怪呀，為什麼古人不分男女都蓄髮？即使在清朝，男人剃了半頭，腦後也還得拖著一條長辮。沒有自來水也沒電流供應的古代，剪短髮，或乾脆剃個光頭多省事，免吹免洗，也省去打水擦頭髮的繁縟。何況那頭長髮，還得上髮膏。《詩經》不是說，豈無膏沐，與子同澤？周公忙得連吃飯沐浴的時間都沒有，洗個頭也要被打斷三次，每次都得握著濕淋淋的頭髮出來會客，按照老人家的說法，這樣可是會「頭風」的。

留髮的意義何在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遺訓嗎？這是我的自答，其實是另一個疑問。總有修剪的時候吧？什麼時候剪？剪幾吋？統統不知道。書到用時方恨少，印象中所讀所考都是一些知易行難的形而上大道理，譬如修身養性，或者一些被稱為「大事」的祭祀打仗。世俗物質與小老百姓的生活細節，特別是女人的種種，相較之下，實在太少。偶從詩歌裡讀到梳妝打扮的描寫，雖是小小的碎片，也像撿到寶。

大年初二晚上，快十一點了，我還找不到「古人為什麼留長髮」的答案。決定去吵老師。老師的聲音有點沉，顯然已被睡意浸泡著。我立刻先發制人，老師，你還沒睡吧？嘿嘿，這不是廢話，睡著也被吵起來了。老師以為我突然記起要給他拜年，沒想到卻丟去一個他也從來沒想過的問題。他沉吟許久，電話那邊不斷傳來鞭炮聲。最後他竟然說，妳找到答案再告訴我，我要睡覺了。這招高明，拆招於無形，且理所當然把問題再丟回給我，六十幾歲的老先生說要睡覺，學生哪敢說不？

20野獸派丈母娘

莊裕安

我的丈母娘其實是好福氣的，不是說她有這樣的女婿，當然算我錦上添花也行，她的福氣在於年屆花甲還能熱心創作。她的畫往往是飄來的，有時她坐在很漂亮的庭園，一兩個小時還不一定能下筆。後來竟來個管理員請她出去，原來是處私宅，在鐵門一扣剎那，說也奇怪，靈感來了，就從鐵欄杆縫中偷窺，把好風景全搬進畫布。

如果畫出一張曠世的名作必須賠上一隻耳朵，像我們的梵谷大師，我丈母娘有可能點頭答應。丈母娘最嚮往的大去方式，也許是自覺畫了一幅十分滿意的作品，在最後一筆還沒抹上之前，心臟病發。這一點浪漫，我們娘婿還算沆瀣一氣；

我是一個壞的醫生，鼓勵她去淋雨、擠車、跋涉，只圖畫出幾幅得意的作品。就像明明週末去郊外寫生，禮拜天鬧頭疼，還任由她去菜市場，辦一頓豐盛的筵席。對她而言，這其中佈滿生命的奧祕與狂喜。

我之所以戲稱丈母娘「野獸派」，因為她最服膺的畫家是馬蒂斯。丈母娘畫兩頭牛，像兩團長著角的烏雲，你委實弄不清楚，為著這樣抽象的東西，她一定要跋山涉水去實景寫生。丈母娘有時候盯著寫生的景物，一直看到實體的輪廓快消逝了，她才將它們移入畫布。她的畫經常呈現狂喜的出神狀態，所以每每筆成，就很難再修改，有幾次不信，落得進退兩難。如果她是演奏家，那一定是「音樂會型」的，觀眾愈多，逼得愈緊張愈好，她絕不是窮蘑菇的「錄音室型」。丈母娘最拿手的大概是火鶴花，那天堂鳥像在天堂跳舞，但不是優雅幸福的，而是汗水淋漓銷魂虛脫，像史特拉汶斯基粗獷原始的芭蕾舞「火鳥」。她的畫不是惹人憐愛的寫實風，甚至她對照相寫實的作品有所憎惡，她的世界總有一股浮動，那股浮動，啾，像足了廚房瀰漫的油煙蒸汽。原來她烹飪，一如作畫，是那樣強調色澤和即興，只有「熱」這個字能概括她的風格。

丈母娘要是不畫，那就可慘了，她可能忙著在家裡量血壓。她打電話的時候，你會以為是一隻貓要來看病掛號。什麼時候開始時移勢遷的，她說話的口吻，又變成一個女兒。我想，我的藥櫃上，沒有任何一種藥，是可以剋她的。她慫慫的樣子，我太了解了，就像我一整個禮拜遠離稿紙，別問我怎麼辦，我是你的雙胞胎。

女婿看丈母娘，愈看愈有趣，她是不折不扣的野獸派，慫慫波斯貓，炯炯孟加拉虎。